

The background is a watercolor illustration. On the right side, there is a large,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's head and shoulders in profile, facing left. The person appears to be wearing glasses. The background behind the silhouette is a landscape of rolling hills or dunes, rendered in warm, golden-brown and tan tones. In the upper left, a small, dark, leafless tree stands on a hill. Below the tree, a tiny red-roofed house is visible.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somewhat somber.

# 孤独的白杨

陆地——著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孤独的白杨

陆地 ——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独的白杨/陆地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2.10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018—9

I.孤… II.陆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7459号



责任编辑:何性松 谈 骁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装帧设计:长 岛

责任印刷:左 怡 包秀洋

---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11.875

版次: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257千字

---

定价:30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 1

兰州。

七月下旬。据说，往年的此季都是滴雨不见，今年却连续下了好几场雨，而且很大，就像何欣之的家乡独墅湖镇，一个沿海的江南小镇，夏天的雷阵雨也有一种倾盆而下的气势，只是在这里没有电闪雷鸣。

两分钟之前，好好的天就变了，黑压压的云从南山那边漫卷而来，遮住了灿烂明丽了半上午的太阳，整个城市像进入了黄昏，突然阴暗起来，携云而来的风刮得满街尘土飞扬，满目苍茫。

何欣之送杨萍去火车站，两人立在路边，沉默着，手拉着手，背风眯目，满脸着急的神情。何欣之心里担心着：千万不要落雨，淋了衣服，耽误了行程。

恰好一辆黄色面的停在面前。“快，上车！”何欣之几乎是把杨萍推上车的，紧接着，他提包俯身钻进车里，关上车门。刚坐好，车还没有启动，雨就“噼里啪啦”打下来。

何欣之吸了口冷气，看了看杨萍，会意地露了点笑：“乖乖！”又对司机说，“去火车站。”

车在骤雨里颠颠地行驶着，雨拍打着车体，车轮不停地碾压溅起积水。风雨声、马达声和着内心的千种滋味，包围了何欣之和杨萍。

杨萍缩缩肩，侧过头看何欣之，四目相对。他们各自沉默着，笑了笑，但笑容里分明有一股同样的失落和悲凉。

老天也怪，雨说停就停，十分钟不到，车还在半路上，太阳又明晃晃地挂在了半空中，云层渐渐散尽，城市恢复了雨前的明亮。

何欣之松了一口气，往窗外看看，南山那边万里晴空，看树叶子，吹着东南风，一时半会大概没有雨了。他说：“不落了，出太阳了。”

杨萍没有吱声，在显得幽暗的车里，彻底地靠坐在座位上，好像还沉浸在刚才的雨声中，听不进去半句话，怔怔地看着前方，秀丽的面庞上隐隐地挂着一丝忧伤。何欣之看了一下杨萍，把身子松散在座位里，沉默了起来，瞬间的轻松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十几天前，何欣之还在广州的那所小有名气的军医大学里，正面临着毕业分配的最后时刻，杨萍从江南的那个小镇独墅湖，千里迢迢乘着火车来到广州，她要跟何欣之一起去报到，然后一起回家，回到那个宁静平和的小镇。

几天后，他们一起出发了。在“喀隆喀隆”的火车行驶声里，两人十分愉快地谈天，看一路上的风景，品味毕业留念册上同学们的留言……他们完全忘却了将要去的那个城市很遥远，传说中很贫穷落后。偶尔说起，何欣之就说：“总是省会城市，不会错的。”他很自信。这种自信也表现在他走得很自如，几乎没有一点离愁别绪和对前程的忧患——或者也因为有了杨萍的相伴。

何欣之和杨萍同镇不同村，他在镇北的那个村。她在镇南的那

个村。初三的时候，他们是同班同学，一年之后便各奔东西。杨萍上了三年师范，在家门口的小学里教起书来。何欣之上高中，又考进了广州的那所军医大学。不久他们开始书信来往，后来天南地北借着鸿雁传书，恋爱起来。几年下来，何欣之觉得，他们的感情是十分笃定了，毕业前就把杨萍唤到了南方，信里讲：“一起到单位报到，定了科，一起回家。”

在广州，何欣之利用自由活动时间陪杨萍玩了几个地方，如越秀公园、光孝寺。游兴未尽，却不得不起程奔赴兰州。

兰州是大西北的一个省会城市。在何欣之和杨萍以及其他南方同学的眼里：“大西北”是一个可怕的名词，它至少象征着贫穷落后，如有人所讲的：“褥子底下全压着钞票，就是买不到东西。”何欣之想着这一点，就有点感伤，但转而就想，毕竟是省会城市。对杨萍也是如此讲。他还强调：“到了单位，一定科，就回家。”他们设想，一对恋人几乎在神州大地绕了一圈，最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那个江南小镇，是很有意思的，也很幸福。这样想着，就多了一份坦然。

到了兰州，何欣之满怀踌躇地到军医学校报到，听前一届的校友吴方来讲有个附属医院。他想到临床工作，不枉五年学医，便在吴方来的帮助策划下，设法去了医院。不料，到医院干部科报到后，一天一天拖下来，就是不给定科。

医院正在争创“三级甲等”医院，干部科的卓干事不是说忙着“三甲”，就是说还没有定编制，她安慰何欣之说：“再等两天，安排个好科室。”

人家不给安排，何欣之没有办法，就整天闲着，出去玩也没有心思，直想着定了科就与杨萍回家。

眼看着手头的钱越来越少，何欣之心里着急，便与杨萍商量：

“要不，你先回吧？”何欣之有点愧疚地看看杨萍，顿了顿，说：“不定科就走，怕他们把我塞在差的科室里，回来要改也不成。”

杨萍看着何欣之，眼光里露出一丝留恋，点了点头。

下午，何欣之就去买了车票。他回到招待所杨萍的房间里，想几句话安慰一下杨萍，也算安慰自己，可是，两个人相视着，一句话没说，扑簌扑簌落了眼泪……

“到了。”杨萍推推何欣之。

面的已经停下，抬头就看到车站顶上“兰州站”三个巨大的字，还有旁边那座巨大的钟。何欣之看着这个“兰”字，有点别致，但他无暇顾及于此。他用手擦了擦隐隐含着眼泪的双眼，打开车门，提着包，俯身而出。杨萍跟了出来。何欣之取出六块钱，递给司机，说了声：“谢谢。”便一人拉着一根包带，步调一致，匆匆地向候车室走去。

车站顶上巨钟的两根巨大的时针、分针，静静地显示着时间。半个小时后，列车就要启动。

在候车室的小卖部里，何欣之买了些方便面、几罐八宝粥、一大瓶百氏特太空水，足够这一两天的食用。

检票口已经开始放行，熙熙攘攘的人群缓缓地向前移动。何欣之和杨萍在队伍的尾部，跟着人群向前移动，心事沉沉，都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。

何欣之几次侧过头看杨萍，他想说点什么，可是，一看到她清明秀丽的面庞，眉目不舒，好像有满肚子的委屈“扑扑”欲去，他怕说任何一句话，她的眼泪都会如开闸的洪水倾泄出来。

杨萍略低着头，目光不知投向何处。她的眼里已经含着泪水了，她理解，这几天的遭遇也是够让何欣之心烦的了，让她先回，他是极

其无奈的。眼看着钱将用完，他们总得面对现实，她也期望他能争得个好科室，他说过：“对一个医生，一个好的专业也很重要。”她并不十分理解这句话，但她相信他。几年的交往，尤其那一封封信里的表白，尽管十分朴素，凭着那份敏感和聪慧，她看得出来。

何欣之和杨萍各自想着心事，默默地随着人群前行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个过程好像很漫长，两人终于上了火车。

把行李安顿好，何欣之坐在杨萍身旁，默默地抚着她的肩，一抬眼，他就看到了她眼中的泪水。他鼻子有点酸，但坚强地克制着，他说：“萍，我先下了。”她没有回答。

何欣之起身往外走去，他隐约看到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，是同情？是指责？走过几排座位，他回过头，看到杨萍趴在小桌上，双肩抽动着，一头秀丽的长发披散在肩上，随之波动。何欣之感到面庞热辣辣的，逃一样地走下列车，来到杨萍的车窗外，他踮起脚拍拍她，说：“别哭，我就回的。”

杨萍抬起头，满面泪水，双眼模糊，她完全没有觉着周围有许多双陌生的眼睛关注着，她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她拉着何欣之的手，微微点点头。

何欣之用手抚抚她的泪眼：“坚强！别哭。我会好好的，我先走了。”他觉得实在不应该在杨萍的面前落泪，他应该给她展示一种坚强。他抽回手，转身走了。身后，在嘈杂的人言声中，他分明地听清了杨萍悲伤的哭声。

突然，“喀隆喀隆”响起，接着，“呜——”，一声长鸣掩盖了一切。何欣之立定，转过身，寻觅着缓缓移动的列车，那个属于杨萍的窗口。

“喀隆喀隆”之声越来越剧烈，他怔怔地立着，如果穿着制服，



他应该敬一个礼，为他心爱的人。他望着那奔驰起来的列车，泪水就不停地流了出来……

何欣之乘着公共汽车回到了医院，从朝西的正门进去，一幢七层的外科大楼刚刚立起，楼外的装饰已经完成，楼下乱七八糟地堆着些刚卸下的脚手架。新楼的北面是一幢“工”形的五层病房大楼，内外科、特诊科、检验科等众多科室都充塞其中。

两幢楼之间是一大片空地，中间有一个圆形的花坛。花坛中心是圆形的池，池中有座假山耸起，山脚下冒出几股细小的喷泉。花坛被十字形的走廊分割成四块扇形，其间种着一些冬青和几棵塔松。走廊旁边置了八对双人石椅。这些天里，何欣之和杨萍就在这些石椅上坐过。何欣之从花坛边走过，看到石椅，就感觉到有杨萍的影子在眼前晃动，似乎在说：“真凉，很好的。”恍惚中，何欣之一脚踩进了一汪积水里，吓了一跳。

何欣之绕过碎砖石、沙浆、脚手架之类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垃圾，择径往大楼南面走去。

路边有一排看上去十分陈旧的平房，这是职工食堂，转弯就看到了另一番景象。大楼南边到家属楼和单身楼之间的空地完全被围了起来，只留出走廊。破破烂烂的竹排和简易的临时小屋围成围墙，里面有两个篮球场大小，还有一对篮球架一南一北驻立着。这是建筑者们的领地，他们在其中吃、住、作业，做着谋生的努力。

围墙的边上有一棵树，三四米高，密密的树叶子灰尘兮兮，一块两尺见方的木牌挂在树枝上，十分醒目，不管从哪边路过，都可以看清楚上面红漆写的字。红漆有点旧，有点剥落，但字迹仍十分清晰——

工程名称：外科大楼

工程总负责：×××

工程面积：××××平方米

施工日期：一九九三年五月——一九九四年五月

何欣之第一次看见这块牌，十分诧异，一年前就该完工的楼，怎么还在施工？不过，他没有推究下去，一则，还没有他熟悉的人可以询问；二则，定科的事把他搞得心里烦乱不堪，没有心思。

何欣之走过那块令他迷惑的木牌，直向单身楼走去。他的房间在四楼，410室，旁边是女厕所。刚开始，他怕走错，就这样记着。女厕所的一边是开不了门的男厕所，另一边就是410室，十分好记。房间在阴面，阳光照不进。

何欣之一口气走上楼，浑身有点热，走进屋里一股凉意就扑了上来。房间里摆着三张单铺，行李摆放得乱七八糟，有点像外面的那些建筑垃圾。这些天，他没有一点心思，另外两个人也刚从不知什么地方分来，他们忙忙碌碌，也不收拾各自的东西。

何欣之有些空落。置身于其中，看着这些乱糟糟的东西，愈加感到悲凉，甚至有点绝望。他脱去衬衣，转身倒在靠东角落里那张属于他的床上。他一闭目，眼前一黑，泪水就汹涌而来。

何欣之感觉到很对不住杨萍，自己把人家唤到身边，说好了要一起回家的，却让她一个人走了。一个女孩子，孤身一人……他想着，实在放心不下，不敢往下想了。

何欣之很后悔把杨萍唤到身边，才有了现在的结局。他又觉得自己十分自私，他是没有道理唤她到身边的，除了感情需要外，实在没有一点道理。而且，他本可以一起回的，何必一定要定了科再走？

专业不好就不好，又有什么大碍？现在，不知火车到哪里了？大概出兰州了，她还在哭吗？

何欣之越想越揪心，越想越觉得自己窝囊、可怜……他突然觉得，自己实在没有退路了，只有争到个好科室，然后赶快回家，才有个交代……但是，有个交代又怎样？她一个人在路上，千万不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关于车匪路霸窃贼拐子撞车失火……

何欣之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觉得自己窝囊、可怜……渐渐地就睡着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洪水就汹涌而来。洪水张牙舞爪、面目狰狞，一会儿就淹了村庄。那些熟悉的同学们在大水里挣扎，何欣之看到他们的手和脚在水底下乱蹬乱舞，头露出水面，张大口在叫，他却一句话也听不清……突然又来了很多会走路的树，笔直的干，高高的，会走路，远远地过来，包围了村子，数也数不清。树们又摇晃起来，骚乱起来，很快，让出一条道，有一棵弱小的树从路的深处走了出来，离开树群，又远远地离开了村子。村子里传出了树们的嘲笑和嘘声。

何欣之搞不清楚，那棵树为什么走出来，要去哪里？他突然想起了一篇叫《白杨礼赞》的文章……不好，树们要杀人，来抓他，要扼杀他。

何欣之突然就像孙悟空了，但没有猴子的嘴脸，他说一声“变”，就附到了那远离村子的弱小的树上……

又是满世界的大水，一涌一涌，同学们的尸体都浮在上面，所有的尸体都张着口，他把耳朵伸过去，听清了，说杨萍在匣子里。眼前就有了个匣子，透明的匣子，杨萍躺在里面，已经死去了。何欣之想，死去的人一定也会说话，就问要说什么。杨萍就说：“别哭，我就回的……坚强！别哭……我会好好的，我先走了……”这声音真耳熟，像

自己的，何欣之纳闷，就发现了自己满眼的泪水。“要坚强，不应该流泪！”何欣之就去拭。可是手怎么也够不着，越努力，手越远离即将触到的眼睛，心里一着急，就醒了。

原来是一个梦。何欣之感到有点热，有点闷，他坐起来，揉了揉眼，发现枕巾上湿了一大片。何欣之把枕巾平整了一下，拉下挂在铁丝上的毛巾往外走。他伸手拧门锁时，门锁自己转动起来，他让一让，门开了，同室的两位都走了进来，他们招呼说：“你在呢。”何欣之应一声，便从他们身旁擦过，去水房洗脸。

何欣之重新坐在自己的床沿上时，两位同室都已经躺下。靠门的那位，耳朵里塞着耳塞，隐隐有吱吱吱的声音传出，他闭着眼睛，悠哉悠哉的，单薄的床架随之微微地有节奏地抖动，他是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了；何欣之对面的那位，手里拿着一本英文读物，像课本的那种，眼睛死死盯着书，嘴里念念有词……

抬手看了看手表，何欣之嗫嚅着：“哦，十二点都过了。”

看书的室友转过头问：“吃饭没有？”

何欣之觉着有点饿，但是立即想到那个职工食堂，有点反胃的感觉，而且现在一定已经没有了饭菜，他说：“吃过了。”

这时候，看着书的室友坐了起来，书在他的手里显然无关紧要了，他对何欣之说：“我叫王海，三横一竖王，大海的海；他叫孟兰宇。”

王海在一张报纸上写下“孟兰宇”三个字，他递给何欣之看：“是这样的。”何欣之“哦”了一声，点点头。

三个人搬进410室，相差没几天。这些天，大家各自行色匆匆，尤其是何欣之，一方面陪着杨萍，许多时间就与她在招待所里消磨掉了，另一方面，才到这个陌生的城市、陌生的单位，事情完全不像他想象中那样明朗、顺利，感觉到处是钉子，碰得焦头烂额。那位卓干

事，就是不给他定科，更让他心思全无。除了招呼一下，他们没有讲过几句话。何欣之对那位已经与他面对面的室友有点感慰，他发现自己实在也想跟人聊聊天，于是就聊了起来。

王海说：“我们都是军医学校的，我学的是病理大专，他学的是检验，也是大专，我们都已经上班了，按学校的训练计划，我们毕业就要到外面去进修一年。这几天我们都在联系，我可能去北京，他想去南京，联系好后，出月就要走的，那时候，你就一个人住这里。”王海停一停，又问：“你学什么的？”

何欣之显然没有王海那样的谈功，他说得很简单：“临床医学专业。”

王海问：“是不是本科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王海就“啧啧”起来，表现出一副肃然起敬的样子，挺挺身架，说话更有兴致了：“你在哪个科？外科还是内科？”

何欣之听着，情绪有点低落，说：“没有给定呢？”

“那你赶快找人，最好定在外科。外科多好，将来一把刀。”王海话锋一转，又问，“你叫什么？”

何欣之也在报纸上写下了名字。

王海念着“何欣之”，不禁赞叹起来：“这个名字好，像毛润之那样。是谁给起的？”

关于“何欣之”三个字，真是有点来历。何欣之有三个姐姐，几年之后，在已经失望的情况下，何欣之的母亲又怀上了，十月孕育，农历壬子年二月初一子时刚过，一个可爱的男婴就“呱呱”地降到人世。父亲兴奋过后，叼着旱烟筒，静静地吸了几口，然后抬起头说：“叫兴子吧！”

兴子，就是兴旺子孙后代的意思。兴子之后没有弟弟妹妹。但有了兴子，父亲便心满意足了。总算有儿子了，对祖宗、对亲朋好友也算有了个交代，他们是笃信这一套的。

何兴子考上了重点中学，高二以后开始爱好读书。他渐渐觉得，自己的名字土了一点，于是有了改名字的念头。

后来看《毛泽东传》，知道“润之”两字，他十分敬佩这位伟人，就在润之和兴子之间寻找，是否有一种联系？于是，就有了“欣之”。

他去问过那位因为写小说而小有名气的年轻的语文老师，殷老师念了几遍：“欣之！欣之！何欣之！欣之，有点得意样子；还不如说何欣之，何欣之有？表示谦虚谨慎之意。好！好！”

第二天，何兴子便跑到派出所改了名字，把一份改名的证明托殷老师塞进了档案。从此，“何欣之”这个名字便用开了。何欣之偶尔给要好的同学解释，就说是“何欣之有”的意思。

何欣之冲王海笑笑，没有回答，心里想，还真说上了点边。

王海问：“老家是哪儿？”

何欣之说：“苏南的一个小镇。”

王海又泛起了一阵兴奋和惊叹：“哦，我们都是老乡，我和孟兰宇都是江淮的……老乡！以后一定要多关照啊。”

何欣之说：“那肯定，大家要互相关照的。”

沉默了一会，王海又问：“想在外科还是内科？”

“当然想在外科，不过内科也可以，各有特点的。”说起定科的事，何欣之有点忿然，“跑了好多次，就是推说，不给定。”

王海说：“你下午再去，是不是那个卓？缠她。”

何欣之决定下午再去找卓干事。

## 2

下午三点整，冲锋号声通过高音喇叭散出来，在整个院子里嘹亮地响起来。

十分钟前，喇叭里播放起革命歌曲，一下子就惊醒了单身楼410室的三个年轻人。歌声的响起实际上是预报时间的，大家就起床了，匆匆地洗漱了一下。王海和孟兰宇先后走了，屋子里只剩下何欣之。何欣之的内心里有点焦灼，他多么希望定科的事就在今天下午能有着落，他好早点回家。

冲锋号响过，何欣之就出了门，下楼，径直向机关楼走去。机关楼是正门口南边的那幢四层楼房，干部科就在二楼，卓干事就在干部办。

卓干事三十多岁，高高的个子，模特儿般的身材，苗条而不乏性感，长圆的脸庞，轻轻地抹些脂粉，唇涂得很好看，丰润的美，又十分嫩相，看上去才二十出头。

卓干事笑起来是很灿烂，何欣之开始看到她的笑容，心里很高兴，心想，她一定是个好心人。可是，接触几次以后，何欣之发现，她

的笑容有些可恶，是妖冶和推诿，藏着轻视人的味道，对她的好感也就一扫而空。但是，何欣之不得不去询问她，有求于她。

干部办的门开着，只有卓干事一人，她倚立在办公桌边，把电话线拉得老长老长，正神态愉悦地与人说话：“嗯……好的……您放心，我就给潘主任说一下……再见！”

何欣之等卓干事放下话筒，敲了敲门板，小心地说：“卓干事！”

卓干事依然那样妖艳地嫣然一笑：“进来！你稍等，我去说个事，就来。”说完就“咯嗒咯嗒”走了出去。

何欣之在办公桌旁立着，一眼看到面前的一本册子，《医院干部、床位编制表》。他信手翻了起来，他直接翻到了外科室部分，仔细地看一张张表格。

何欣之一边翻着，一边嗫嚅着：“普外科超编了，大概进不去，看下面的。胸外科缺编一名医师，泌尿外科缺编一名医师，骨科超编一名主治医师、两名医师……”

外科科室只有胸外、泌外缺编，其他或者满编，或者超编。看到这些，何欣之心里仿佛有了个底，他想：“我应该主动提出去哪个科，或者能有效果。”这么一想，何欣之的心里稳实多了。

何欣之合上这本厚厚的册子，放到原处，静静地等着卓干事回来，眼睛看着窗外的景致。窗外，天空明亮、开阔，远处有一层淡淡的灰色雾幔。据说，这个大西北的城市上空永远不会蔚蓝，最晴朗的时候也有这样一层灰灰的东西。

约摸过了半个小时，走廊里响起了由远及近的“咯嗒咯嗒”的脚步声。一会儿，卓干事就走了进来。

“卓干事，给我定科了么？”何欣之待她坐定下来，生怕她不耐烦，小心地问。



卓干事笑了笑，说：“还没有呢，明天上午我带你去见潘主任，再安排。”

“卓干事，我看过那个手册，胸外科缺编一人，能不能让我进去？”

卓干事说：“已经有个军医大的大学生进去了。”

何欣之又问：“泌尿外科也缺编一人，能不能让我进去？”

卓干事又微笑开了，说：“你先回去，明天见过潘主任再说。”

既然下了逐客令，何欣之只有走了。

何欣之又一次无奈而失落地回到宿舍，看看时间还早，就收拾起房间来。他把书、衣服、杂物一一归类，装箱的装箱，装包的装包……有些东西在离开学校时，左想右想没有扔，现在又一想，确实是没有用了，就扔了。扔掉了几本课本，几件旧衣服，一些不怎么好的磁带等等。他把很多东西塞在床底下，房子的空间就显得大了起来。

收拾停当，何欣之看着面前的一切，觉得屋子里少了些东西，像桌子、椅子、柜子之类。看看时间，食堂该开饭了，就拿着饭盆下楼去。

临近下班时间，一路上，何欣之碰到零零落落的几个人，都是陌生的面孔，他想，什么时候，也许就都认识了。他径直走进职工食堂。

食堂很破旧，地面积了一层黑黑的泥土，从凹凸的轮廓看，是八五砖铺成的；墙壁是纸筋粉饰的，已经灰不溜秋了，角角落落的地方挂着些蛛丝尘迹；屋子被齐腰高的白磁砖铺盖的台子一分为二，边上有个一米左右的空缺，没有门，人可以直接出入。屋子的西半是饭厅，摆着四张方桌和几条长凳，黑漆漆的桌面；房子东半有一些台子，台子上放着三大盆菜，一盆饭和几层蒸馒头的格子，正冒着腾腾的热气；再东有个门，门虚掩着，里面大概就是伙房。